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巴蜀文獻集成》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增補本）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二

玄孫奇晉恭署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轩全书. 2 / (清)刘沅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ISBN 7-80659-858-8

I. 槐… II. 刘… III. 刘沅(1768~1855) - 哲
学思想 - 文集 IV. B24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321 号

槐轩全书(2)

清·刘沅 著

-
- | | |
|------|---|
| 策划编辑 | 施 维 |
| 责任编辑 | 胡新农 况正兵 施 维 |
| 装帧设计 | 任兆祥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本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
|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90mm×210mm |
| 印 张 | 26.75 |
| 字 数 | 400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7-80659-858-8/B·155 |
| 定 价 | 3500.00 元(全套)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孟子恆解序



愚讀孟子之書而歎其遇爲至窮其心爲至苦也蓋自三代以前修己治人之道皆在君相至孔子而始創師儒之局然其時

孟子恆解

序

一

西充鮮子氏特園藏

文武周公之制猶存故孔子得以其法訓誨及門而漸幾於性與天道降爲戰國不特禮樂蕩然卽禮樂之籍諸侯亦惡其害己而去之游談之士朝布衣而

暮卿相惟以舌辯爲能耳復有

縱橫楊墨談天雕龍之流橫議交作則上旣無以持其綱下亦無以明其學孟子卽欲如孔子之無言亦安能之且夫道者人

孟子恆解

序

二

西充鮮子氏特園藏

之所以爲人而其實則仁義而已矣仁卽性性卽道義者所以行仁無內外精粗之別而有隨時處中之權不得其義將生今而反古或隨俗而毀行雖欲存

往聖之遺不可得也孟子以時
聖表孔子而以仁義正歧趨至
於性善養氣立命事天之學則
反復以詳明蓋當時承學之士
既鮮有規矩可循而異端之徒

孟子恆解

序

三

西充鮮子
氏特園藏

又方以邪說相煽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固嘗自言其
心矣第其文多恣肆隨所問答
委曲誘人精微之言出以淺近
是以疑者頗多然其心固猶是

孔子之心其道則堯舜以來相
承之道特所處之世不同故隨
時救弊之法亦異而非有毫髮
不合於中庸也自漢以來遞有
傳註至朱子而孟子之旨大明

孟子恆解

序

四

西充鮮子
氏特園藏

第其微言奧義不免於世俗之
混淆者猶有也沅幸生

聖世從容涵泳者有年乃取衆說而
折衷之稍有未詳卽贅爲附解
惟恐孟子之意不彰並後世希

聖之賢所以因時制宜者亦不
得其通變非敢問世也而門人
竊鈔輯成書謂爲可採 大雅
君子匡其不逮誨而廣之是亦
愚闇之私願也夫

孟子恆解

序

五

西充鮑子
氏特園藏

雙流後學劉沅謹識

凡例

一孟子書戰國時列於諸子故經秦火得不焚棄漢
代最先出漢文帝時與論語孝經同置博士無訾
議者至宋元祐中從王安石議以論語孟子試士
司馬溫公以安石故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然因
門戶之見並毀先賢殊非公論後世又有踵之者
亦徒見其蚍蜉之撼而已

一趙岐孟子註其題辭能知孟子而註多不合孫奭
之疏則人以爲僞託朱子亦嘗譏之其於閎旨固
罕所發明也歷代如蘇穎濱張九成張南軒余允
文蔡模等皆有著作均罕究孟子之奧者若近世
孫鍾元黃宗羲等則以私見強經就己而不顧本
文語義尤不足論也

一孟子與孔子所處時勢不同愚序說已略言之孔
子時雖衰亂禮教猶存一王之法故孔子身體而
得以教門人卿大夫士賢者猶衆論語一書半師
弟講學之詞七十子之徒禮樂詩書日習其事孔
子特提挈其倦肆故孔子之言渾約者多孟子之
時上以立談取士下以議論相高班爵之籍除則
典物無徵矣井田之法壞則士多無田矣爭戰者

四書恆解

孟子 凡例

一

西充鮑子
氏特園藏

以桓文爲法故黜之事君者以苟合爲榮故矯之與俗人言不得不委曲推衍其義故孟子之詞多繁使孟子與顏閔同時必不如是之好辨前人乃於此判孔孟低昂抑何不達也

一惟知孟子之時則其言仁而兼義言心與性之不同及養氣不動心諸說皆知其本於孔子無毫髮之差謬愚於本文各章已詳言之茲不贅

一先儒言孟子有英氣害道亦非也春溫秋肅雨露雷霆各有功用惟其宜而已是非理欲之辨世道人心所關一味含糊異訥以爲渾含不露是使模

四書恆解

孟子 凡例

二 西充解于氏特園藏

一 孟子修春秋意主尊王而孟子勉時君以致王人亦疑之不知當時諸侯果能行王政則方將仁育義正返身修德之不遑又何敢覬覦神器且果用孟子修德行仁救民於塗炭天下皆已景從如周之天命未改修方伯連帥之職恪守侯封如文王之服事可也若其天命已去謳歌訟獄不期而集應天順人俾周之子孫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如杞宋世守長保祀事可也不幸託諸空言未見實用

而生民既展轉於鋒刃周亦竟滅於強秦是孟子之所慟也

一趙岐謂孟子長於詩書尹焞謂孟子通易皆滯解也言以明道而已道得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約而守之亦可恢而廣之言可爲經行可爲法亦何經之不通而何事之僅合於經乎

一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文章之道不越乎此二者孟子書文章最妙祇緣道理爛熟於心信手拈來自然精妙又充實之光輝見於文字者浩浩落落如此眉山蘇

四書恆解

孟子 凡例

三 西充解于氏特園藏

一 孟子得孟文妙處亦其天資高明胸少塵滓故得其大凡然與孟子之道德文章渾而爲一則未逮耳

一 孟子七篇前人謂孟子自訂非也書中於門弟子稱子諸侯王多以諡稱其爲門人所輯無疑秦火以後孔孟之徒多無考據想孟子門人如樂正子輩必有一二人得其道者然後彙爲此書若竟無人何以與論語同存前人不知聖賢無心身後之名徒見後世學者競誇著述以求遺蹟於是以孟子自爲此書以貽世也亦淺甚矣

一 文章與風會相因說者謂聖賢亦不能不隨世運

如周易一書孔子之言較義文明暢不知世俗之文則爲風會所囿耳道德之言不然孔子繫易惟恐人不識前聖之意隨文敷暢其詞固多易曉然雜卦傳一章簡奧豈遜義文可見孔子非不能爲簡約之文特爲門弟子言不得不求其易知耳孟子之言亦易解然盡心章該天人性命許多義理其奧豈復有過而其文亦不傷煩若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簡矣而其義累千百言未易明也學者不求諸本源而第以文詞求聖賢愈難而愈遠矣

四書恆解

孟子 凡例

四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雙江劉 沅識

四書恆解孟子卷一

晚年定本

梁惠王上 凡七章

雙江劉

沅

孟子見梁惠王

晉大夫魏斯纂晉爲諸侯其孫名鑒僭稱王徙都大梁惠諡也史記惠王

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而孟子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

有以利吾國乎

趙氏曰叟長老之稱顧氏曰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自鄒至梁五六

百里而曰千里概言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

仁慈愛之心理行而宜之之謂義利與相反王倡言則下效矣王曰何以

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

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一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

聲屬於豎反。申言求利之害朱子曰征取也乘車

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

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

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

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未

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朱子曰遺猶棄也後不急也上以仁義化民民自愛敬其君親不求利而利矣王亦曰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王求利之心

附解孟子鄒人趙氏謂魯邑之鄒非鄒國之鄒本邾

地魯滅之而爲鄒然此書言鄒與魯閔又孟子葬

於魯是孟子魯人其曰鄒人蓋鄒也詳見鄒與魯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二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閔及葬於魯反於齊章孟子生年卒月無可考閔百詩始約略計之而曹之升更輯年譜一書考證雖勤然實鑿空矣古人年歲多不可稽孔子平生略見於史記而以論語考之亦不盡合况孟子之茫無足據者乎曹氏謂孟子先客鄒繼客齊皆臆說此書爲孟子正經記者特於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明惠王卑禮厚幣招賢而孟子始至繼惠王卒襄王立即去梁齊宣王求賢致稷下之士三千人孟子亦往其他國未嘗輕見故曰不見諸侯也滕文爲世子時卽尊禮孟子而孟子後始至滕魯父母之邦因樂正子言於平公將見不果孟子亦未與見其平生抱道自重而曹氏不知乃妄爲之說其他何論孟子曷嘗徧遊列國哉惟其本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故老而始見梁惠王王稱之曰叟也且孟子一生惟仁義二字記者特記此章於篇首見其可以括全書之概以史記考之孟子年實百四十餘歲而後人謂止八十四不知長年古人恆事子夏年百四十歲孟子何以不能百餘歲聖賢年歲多不可考而孟子之年則有可據詳見君子之澤章千乘之家卽千乘之國對天子言則稱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三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家畿外諸侯對其臣言則稱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洫城池邑居園囿衢道之屬三分去一定出賦之地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不過百里出賦之地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第其山川閒地較多其大夫采地得諸侯十之一出賦六千四百井可出車百乘此周初之制孟子時已不然特借言上下交征之害多益求多耳惠王以前皆稱侯惠王始僭稱王而孟子亦王之且襄王始追尊父惠王爲王孟子何以卽稱之曰王考諸史記七國僭王齊魏爲先故獨於齊魏稱威王惠王蓋自爲僭王未與諸侯約而卒追惠王子襄王立與諸侯會于徐州始相要結各稱王故史記云相王言相約皆稱王也史又云追尊父惠王爲王蓋會諸侯而歸以此告廟定王號非惠王未王而孟子稱之以王也張氏椿曰春秋吳楚僭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也遙稱且然况面語哉愚謂孟子使用於齊得行其道自必告王以僭王之非若面見自無遽斥以非之理仁止是天理念念天理施於事而合宜卽爲義孔子時周室雖衰文武

周公禮法猶存故孔子第教人學禮於門人勉以仁孟子時禮樂蕩然人不知仁孟子乃合仁義言之以明仁非虛言存心必徵諸事義非逐物以求必根於心此因時救弊立言非苟而已也梁本梁伯地魏初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惠王徙都梁今河南開封府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在囿中鴻鴈之大者麋陰獸鹿陽獸同類而殊山澤賢者謂孟子王借其言以導之於賢君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四 西充解于 氏特園藏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鴈戶角反於音鳥初音切。朱子曰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亟速也文王囿中有沼也鹿也鹿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款美詞物充滿也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音害

曷喪去聲女音汝。朱子曰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如天之有日曰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當與之偕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附解賢者舊說謂賢君然梁王因在沼上見孟子來覺有愧色故曰賢者亦樂此乎王意指孟子而孟子則借其言以明賢君也古者天子諸侯原有觀臺以觀星日察雲物爲民備禦水旱災祥之事非徒遊觀計也自文王爲臺民樂之而稱以靈臺後周公制禮遂以爲天子之號諸侯則曰觀臺靈臺之側爲學宮其下有囿有沼蓋文王觀天時宏樂之側爲學宮其下有囿有沼蓋文王觀天時宏樂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五 西充解于 氏特園藏

純廟改正爲麋謂乃羣鹿之主足破千載之誤鹿性易驚麋鹿妊而伏也卽禽魚之馴伏以見文王德化翔洽麟趾騶虞之意也左傳秦伯以晉侯歸賓諸靈臺蓋卽周之故臺迨後衛侯爲靈臺則偕擬之

又公羊傳謂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布化育圓臺以觀鳥獸魚鼈然即詩言考之則其說妄矣按西周策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則惠王之囿繁盛可知孟子不折其非而引以同民王乃不能進究何以同民則亦徒自樂其樂而已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六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南懷慶府等縣凶饑歲移丁壯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

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

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兵以鼓進以金退朱子曰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

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

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

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誇音烏○農

時耕耜收穫之時不違民不失其候而上亦不以他

務妨之也數罟也罟網也洿池因窪下之地以爲池

古之網罟其目四寸魚滿尺而後食時草木零落之

時不可勝食用言多也天有自然之利而民之養

生喪死賴焉在上者或專其利或任其暴殄而無制

則置爲之禁令以裕民民心慰而政教乃可施故曰

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初六反數去聲王去聲○趙氏曰五畝之宅一夫所

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邑村落也田中之宅則

以公田二十畝爲之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古義毛在

表故以帛視之而益煖五十始衰七十衰之甚矣畜

養也時孕字之時百畝之田人各授田百畝奪甚於

違有侵虐之意庠序皆學名謹規制善也孝悌學之

本故常申之頒與珣同髮半白也負背在物戴頭之

任物黎衆也此言制產立教之概而以王歆動之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李平表反刺七亦反○

日李發發倉廩以賑救之死即李者歲也歲凶殺之

也素無養民之政而後歲凶殺人猶刺人而殺之議

罪於兵兵不任咎

也歲豈可罪哉

附解盡心二字常人多藉口以自諉聖人治天下則

不敢云然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所以養教之者一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八

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毫未至卽於心有憾而猥云盡心乎祇此二字梁王之底蘊已見其平日未嘗制民之產又兵役疲民民心鬱而上干天和凶歲應之乃不自返己以移民移粟爲盡心謂民不多於鄰國孟子就其求勝之意折之乃陳樽節愛民之意先公利於民而爲之節制再制民恆產教以庠序然祇言其大概其規爲之詳梁王不問孟子亦未言也河內河東古今稱號不同當切梁時言之移民移粟亦救荒之一法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大荒大札令邦國移民通財卽移粟也第止臨時不得已之一法平日愛民如子養之教之必有其道不遺其憾或災歉則以十二荒政輔之此豈梁王所可藉口哉不違農時與勿奪其時微別春耕夏耘秋收常也而五穀各有所宜天時地利亦不一致拂其性失其宜卽爲違時此半由民自酌半由上立制不違兼二義言至奪其時則民本知時而上奪之王道之始朱子謂爲政之初法制未備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亦是第孟子之意緊承養生喪死無憾而言蓋人無智愚莫不以養生喪死爲亟務先令無憾則民心快慰使之遵吾禮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九

西充鮮于氏特圖藏

樂乃易信從故曰始也下節所言未嘗不在此節內未可以鑠舟求劍也五畝之宅節重在衣帛食肉不饑不寒其云樹之以桑無失其時勿奪其時皆責成在上養民之意曰謹曰申亦然意則趨重可以衣帛食肉無饑不負戴也承之曰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未有不王皆是歆動梁王意亦非謂此爲王道之成古者士農工商皆民爲之不似後世判然各途故古之不違農時也難今之不違農時也易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先儒多疑之不知古中原皆今北五省地村落皆爲城郭卽邑也非國邑之邑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田廣八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衣帛食肉古人原有限制五十七十者則常用之今之棉布來自外國古布皆以麻爲之其裘毛向外而加褻衣用布則厚用帛則煖謹庠序之教明人倫正學術許多規制在其中梁王無意實行故不能進究也檢字訓從趙註黎民訓從鄭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王聞孟子致王之言而有動焉故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趙氏曰挺杖也以殺

心而先詰之以挺刃與政之別王不能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

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

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王忘民之恤

而養肥馬斥爲率獸食人又再言父母以動其

不忍之心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

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人以殉葬名曰芻靈後人易之以木設關而能俑跳

故曰俑孔子惡其太象人形斥以不仁而言其必無

後似人者猶不欲其死也况實使民饑而死乎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十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附解梁王功利俗見因孟子以致王之道告之又存

奢望故云願安承教其實未嘗動念於民生自悟

其不仁也故孟子先發其不忍之心夫人君非至

愚未有以殺人爲樂者不知爲民父母素無愛恤

之政致使流離困頓卽是殺人肥肉肥馬非必不

可有之物但賢君登民於仁壽然後安於王食驟

叱三千用徵富民之效不恤民而專務之則爲率

獸食人矣先言殺人次言民父母終之以如之何

其使民饑而死無非欲聳其聽使發露天良然後

可與言王政而王不然也此可以見其願安承教

猶是功利之俗見耳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

此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分晉地以爲國故猶稱

晉國史記惠王三十年齊救趙擊魏殺龐涓而虜太

子申衛鞅伏甲而虜公子卬惠王恐割西河之地以

獻秦合十七年秦取少梁計之蓋七百里戰國策魏

克卽鄆楚救趙取魏離滅之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王去聲。言喪地不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

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

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十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堅甲利兵矣省所槩反斂易皆去聲耨如豆反長上

聲。罪重者刑輕者罰什一爲稅收稅

之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爲斂省薄仁於民也深

耕則土疏耨善則生暢易治之精也盡心爲忠誠實

爲信養教周而民心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

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養去聲夫音扶。朱子曰彼

水暴虐之意征正也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言撻秦楚之意如此也子導之以王則不但雪恥而已制挺以撻秦楚誰

與王敵皆歆動之辭第其要在仁政仁政之要在

於養民民生遂而後教以孝悌忠信彼其愛敬君上之心積於平日必將以君之恥爲恥直是說得簡易之至而猶曰王請勿疑者王徃於時尙必不能無疑也熊氏曰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南辱於楚朱子誤引襄王事不必曲從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人蓋孟子之門人也蓋孟子一見襄王後卽去梁故告其門人若此朱子曰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再問而孟子再對也嗜甘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

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

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朱子曰周七

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牧民之君也引領也孟子述己

對王之言以慨天下難遽定也非暴王之短

附解前人據竹書紀年史記諸書謂孟子去梁適齊

必求其年以實之不知史載年月每多錯誤卽春秋傳尙然何論其他孟子應惠王之聘至梁不久

而王卒子襄王立一見卽行自無可疑若去梁卽

適齊則未見其然也夫孟子不見諸侯豈無故而

至齊哉孔孟周遊前人沿襲而言不知孔子亦無

輕見諸侯之事愚於論語解已詳之孟子一生惟

齊梁以禮聘而始一往耳曷嘗僕僕求見當時哉

此章將去梁時語蓋私語其門人而記者記之以

見襄王不用孟子孟子去梁之由耳若非門人而

孟子必彰王之惡豈聖賢之用心哉蓋梁王雖未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三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用孟子猶有敬禮之意故孟子留梁亦孔子公養

見行可之意庶幾可以救民於水火今其子尙不

如其父則身不可留矣或謂晉用夏正孟子言周

正因未臣梁故云然蓋謬說也三代聖王民事皆

從夏令惟年節則子丑寅之不同六經所言皆周

正王制也時或夏正如今日稱古制以名官稱古

地以表地也晉何嘗用夏正孟子卽臣梁豈卽用

夏正哉至不嗜殺人惟三代聖王可以當之漢唐

宋祖得其彷彿卽興矣而况實以聖人之心爲心

哉漢唐不能正家宋祖不免篡奪豈足語於不嗜

殺

殺

殺人哉東坡之言僅得其半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朱子曰齊宣王田氏名辟疆諸侯

必欲言之而不可也當時諸侯互相雄長故以曰德

齊桓晉文為能而民生罷矣故孟子力折之

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朱子曰

也保民而民愛戴之則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

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四書恆解孟子 梁惠王上 西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齧音核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齧齊臣釁

貌王疑致王之難孟子即王不忍之一念而言可以

王百姓或以王為吝財臣固知王乃不忍其死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

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

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

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聲○孟子指王不忍之心欲其因此而及

故孟子設難以折之異怪隱痛也牛羊同堪憐而獨

不忍牛王無以自解也但言我實非愛財而迹似之

宜乎百姓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王不忍之心偶

不知之孟子特揭之以期王擴充無傷猶言不害也

仁術天理中之智巧也聲將死之聲王見牛將死而

不忍乃人心之常君子於禽獸豈能皆全其生亦惟

慎於見聞而已庖廚不可廢而見聞之則不忍故君

子以禮節之然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

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

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

言之篇王不忍之心久而忽忘得孟子之言而迴思

四書恆解孟子 梁惠王上 孟 西充鮮于 氏特園藏

尚覺惻然因問所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

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

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

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

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也百鈞三千斤也朱子曰羽鳥羽秋毫之末毛至秋

而未銳小而難見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今恩以

下又孟子之言也王既惻然於心孟子乃因其明以

曉之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無此情也故王之不

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折枝舌反。朱子曰形狀也挾以掖持物也超躍而過也折枝趙氏曰為長者按摩手節少者取是役故不為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其老而敬之幼以其幼而

慈之吾老吾幼吾之父兄子弟也運於掌形其易也詩大雅思齊篇朱子曰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共 氏特園藏

也御治也此乃實告之以推恩之道古人由親親權而仁民愛物今王愛物而不仁民詰之使自思也

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度之度待洛反。朱子曰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於事理尤不可不度之王不忍於一牛抑王興甲兵而忍於百姓輕重長短索矣故請度之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轉語辭構結也王

以興兵構怨之故不恤士臣是以功不至於百姓豈其以是為快與詰之使動其不忍之心也王曰

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非快心於是則非獨忍於百姓也而曰求大欲

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

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

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

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所為之為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

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朱子曰便嬖近習嬖倖之人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莅臨也若如

此也王以大欲而失其本心孟子斥其無益杜其欲而後可引之於正也王曰若是其甚

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七 氏特園藏

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

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又以與兵構

怨之災惕之約計海內九千里而齊僅有其一則大欲必不可成惟反其本可耳本仁政也朱子曰殆蓋

皆發語辭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朱子曰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

施仁事非一端孟子且先以天下皆欲來齊歆動王之

之以明己之大欲不足恃而人皆欲附為可恃也王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皆同。王感孟子之言而求教欲試行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胡登反辟與言民因無恆產而後爲惡不制產而徒刑其惡如張網以欺民仁人何忍爲此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

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畜許六反治平聲○朱子曰輕猶易也贍足也申言恆產之有必由上制而因反正言之以著其效

王欲行之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六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則盍反其本矣

行行仁政本謂制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朱子曰此言制民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政不外於養民民生足而禮義興此不忍之實保民而王之道大欲可不求而獲矣

附解不忍之心天理之良人皆有之第能擴充者少

耳孟子借不忍殺鰥之一念推言可以保民而保

民莫要於仁政必反復詰難不遽言者以王功利

錮心天良不現終難與言耳及王自覺前日之心

復萌然後告以推恩又恐王大欲之念不除不能

俯就又探其欲而折之極言有災復誘之以天下

之人皆欲立朝赴愬王於是欣然願請教矣乃以

仁人在位不忍罔民發其天良後定制產之要義

約而文煩以對俗人言不得不如此耳至孔子取

管仲之仁春秋亦節取桓文而孟子深鄙之者春

秋時周室衰微諸侯背畔非桓文創霸約束諸侯

則秦楚吞周不待異日故孔子取其匡扶之功戰

國生民塗炭諸侯力爭各欲雄長大抵皆祖桓文

四書恆解 孟子 梁惠王上 九 西充鮮于氏特園藏

故孟子極折之以息其倖聖賢維世救民之志固

無二也春秋時周室雖衰文武周公禮法猶存故

孔子以禮教人欲爲東周重振周公之舊戰國禮

樂蕩然並禮樂之籍諸侯皆惡而去之故孟子勉

齊梁以王欲復先王之教苟齊梁果用孟子發政

施仁養教備具翼戴周室比美共和可也儻天命

已去復文武之政等周於賓王亦可也而豈導齊

梁以叛逆哉觀於告齊王惓惓以不忍之心爲重

豈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忍爲之乎不幸不果

用世後半許多經濟俱成想像致後人妄生疑竇